

# 今年春节，我家没贴春联

□郭敬伟

“爸爸，我家今年贴啥春联呢？”

“今年我家不贴春联。因为你奶奶去世了，我们家连续三年都不贴春联；如果贴，就要贴用绿色纸写的春联。”

“那为什么呀？”

“纪念老人的。这是我们的风俗。”

家乡的这个风俗从什么时代开始的、为什么要这样，我没有做过考证。但是这个古老的风俗我是遵循的，怀念老母亲的泪是有的。

半年前，老母亲溘然长逝。半年多来，母亲的音容笑貌不时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20世纪三十年代，母亲出生在一个较为宽绰的中农家庭。与千千万万个农村老人一样，母亲的一生带着时代的印记——勤劳、节俭、善良，还有些唠叨。她没有上过学，却重视教育。小时候，她经常给我们讲有关学习的故事。

记得母亲说，她们村中有一户人家清末出过一个秀才，秀才过年写春联、帮助乡亲们料理红白事，一家几代都受人尊敬。我问秀才长得啥样子。母亲说：“啥样？都是人，当然是人样儿了。”弄得我呵呵地笑了。

还说一户人家省吃俭用，供给儿子上学。儿子上学每天要经过自家的麦田，老子问儿子自家的麦子长得怎么样，儿子竟然回答不上来。气得老子拿起笤帚疙瘩打儿子。儿子委屈地说：“天天走着路背书，哪有闲空看麦子长得是啥样？”老子这才原谅了儿子。新中国成立后，这个孩子长大成人，成了一名大夫。

我上小学时写作业，有一次母亲凑过去看了看，说：“这是‘春’字儿吧？”我说：“是的。你不是没有上过学吗？”母亲说：“才解放时，俺们上过‘识字班’（扫盲班）。”她还说，由于女孩子们得在家纺花织布，失去了上学的机会。

往事如烟，萦绕于心，如同山间薄雾，缠绵不去。岁月匆匆，人生如梦，将那些逝去的岁月熬成一剂良药，或许能够治愈曾经的伤痛，唤醒沉睡的记忆。

在生活的洪流中，我们曾经历过欢笑与泪水，品尝过酸甜苦辣。那些往事，如同一张张泛黄的照片，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与变迁。然而，岁月无情，它带走了我们的青春，留下了满心的沧桑。或许，我们应该学会将往事熬成药，让它在时间的煎熬中化为甘醇的汁液，滋养我们的心田。那些曾经的痛苦与欢乐，都将成为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把往事熬成药，不仅是对过去的缅怀，更是对未来的期许。在这剂良药中，我们学会了珍惜当下，把握每一个瞬间。我们明白，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值得我们珍惜的，无论是欢笑还是泪水，都是生活的馈赠。

将那些往事熬成药，那些曾经的点滴，将成为我们人生中最美的风景。曾经的恩怨情仇，在这剂良药中化为乌有，取而代之的是一颗平和的心。我们学会了用爱去包容一切，用善良去感化世界。

把往事熬成药，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境界。它让我们在生活的纷扰中，找到了一片宁静的净土。在这片净土上，我们品味着生活的美好，感受着生命的奇迹。

把往事熬成的良药，不负这匆匆逝去的岁月。

我能清晰地记事时已是20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田地承包到户，各家种各家的。如果农忙，小孩子都要干活儿的。而我一旦说写作业，母亲就“恩准”我，不让我干活。

对小孩子来说，那时候的农活提起来都犯怵。割麦用镰，大人们每次排三五行，小孩子根据年龄大小，排的有一行的、有两行的，就这也往往被落在后面，弄不好镰刀还会割伤手。

给玉米苗施肥时，先用锄头在一棵棵玉米苗根部挖个小坑儿，再用小汤勺或者铲锅刀掂些碳酸氢铵放在小坑儿里，然后再用锄把小坑儿覆盖住。小孩子大多干的是丢放碳酸氢铵的活儿。碳酸氢铵呛人眼鼻的滋味、玉米地里的滚滚热浪凑成了别样的交响曲。

我上初中了，学校离家有五六华里。学校没有住宿条件，没有早自习，没有晚自习，更没有午自习。每天来来回回都是步行。我十分固执，坚持每天早上7点前去上学。那时候的农村没有卖早餐的，母亲就在5点多钟起床做饭。春秋天尚可，冬天的凌晨5点钟，天还没大亮，天寒地冻，母亲坚持早起做饭，唯恐耽搁了我上学。有一年冬天，母亲疏忽了自己手的保养，裂开了一道道血口子。她舍不得买防冻的护肤品，便从栎树上够些栎子用水泡泡，然后在手上揉搓，过了几天，好了许多。

前年的秋冬之交，老母亲旧病复发住进了医院。出院时，主治医生说：“你们家老太太恐怕熬不过春节。”好在经过精心的护理，老母亲熬到了盛夏。在最后的一个月里，老母亲什么都不想吃，什么都不想说，似乎默默地在与死神商量着什么。

时间过得真快，眨眼半年多过去了，迎来了母亲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想起母亲的音容笑貌，我的泪又流了下来。

## 把往事熬成药

□马铁钢

## 三月里来好春光 桃花园里弦声扬



梁言 摄

## 沁园春·乡村行吟

★卫国

大地流金，暖日和风，融雪醒春。看梅花才过，天桃又艳，柳芽初上，绿草方新。燕舞莺啼，山青水碧，十里田园比酒醇。斜阳外、任乡愁些许，几度消魂。

行来处处皆亲。最留恋、炊烟绕古村。有纵横街巷，参差房舍，鸡豚闲散，猫狗殷勤。细语欢声，粗茶淡饭，简简单单总是真。何须问、但浮名舍却，做个归人。

## 清明

★李民强

一个哀伤的节日  
走荒径及坟冢  
燃青烟袅袅  
却隔山隔水  
难以触碰到  
你冷漠的碑石

熟悉的声音  
被潺潺的溪流锁住低语  
记得你鲜红的名字  
雕刻的端庄秀丽  
那年  
有位少妇抱着哀哭  
我曾为之愕然之后  
跪在少妇的背后，焚香

如今的心版  
脱落着你的名字  
还有当年所有的同谋  
在心中蕴藉

北方的山群  
如此俨然  
遮挡我视线于清明的风中  
添过新土的坟冢旁  
那无声有泪的忧思  
慢嚼逝去的岁月  
我方寸的心室  
重新定格你的影子  
明明  
不再触及你去的地方  
所有一切哀思  
助我在清明扼杀回忆